

還原航行軌跡 再現粵港澳海貿繁華 南宋商船「南海I號」出土文物亮相香江

由國家文物局、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和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合辦的「從灣區啟航：『南海I號』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昨日在香港文物探知館舉行開幕禮，展出「南海I號」遠洋商船的出土文物及粵港澳三地的相關文物，以展示粵港澳大灣區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角色。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實習記者 郭悅盈



▲嘉賓出席「從灣區啟航：『南海I號』與海上絲綢之路」展覽開幕禮。大公報實習記者郭悅盈攝

「南海I號」是南宋時期的商船，至2007年被打撈出水，是迄今考古發現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遠洋商船。「南海I號」出土大量文物，主要有瓷器、銅鐵器、金銀器、漆木器等，其數量、形制、工藝和造型，在南宋時期的考古材料中，均屬罕見。考古專家推斷「南海I號」於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或不久以後，在廣東往南海的航道上沉沒。

涵蓋瓷器銅鐵器金銀器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致辭表示，發展局與廣東省和澳門在2022年簽訂的文物保育合作意向書後可謂合作無間，這次展覽是第二個由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策劃的文物展覽。她提到，這次展覽匯

聚了「南海I號」、廣東、澳門和香港多處考古遺址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展品，從新的角度研究和展示海上貿易的歷史、與海外國家進行的貿易和文化交流，讓我們可以感受粵港澳三地人民的同宗同源和文化相通。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周宇致辭談及，本次展覽匯聚了來自廣州、香港、澳門、佛山、惠州、長沙等地多家文博單位、多達255件／組的精品文物，以「南海I號」為線索，講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生產、貿易以及出洋的過程，生動再現了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盛景。

是次展品當中包括來自「南海I號」的南海窰醬釉「淳熙十年」印文四繫罐、景德鎮窰青白釉印花枝梅紋花口碗、龍泉窰

青釉刻畫蓮紋折腰花口碟、金單頂鏈犀角形錐筒飾項鍊、鑲寶石空心金鐲等。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展品則包括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宋代湖田窰青白釉墨書「公使」款碗底殘件、香港聖山遺址出土的宋代青黃釉龍紋六繫罐、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出土的明代景德鎮窰青花象首軍持等。

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副局長鄭繼明談到，這次展覽通過串聯廣州、香港、澳門三地的海絲文化最新的考古發現，還原「南海I號」的航行軌跡，為我們建構出從南宋到明清時期，灣區海上絲綢之路商品貿易繁盛的歷史圖像，反映了灣區在中外經濟文化及藝術交流上的重大意義。

展訊

「從灣區啟航：『南海I號』與海上絲綢之路」

日期：今日起至2025年2月12日

地點：尖沙咀海防道九龍公園香港文物探知館

香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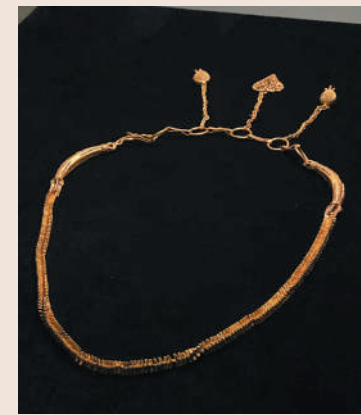
話你知

「南海I號」是800多年前南宋時期的中國商船，當中包含豐富的歷史。當年這艘船從廣州啟航，經過香港屯門往南洋一帶，不幸在陽江水域沉沒。船上的外銷瓷與香港九龍城聖山遺址出土的陶瓷碎片非常相似，可推斷九龍城一帶在宋元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處中轉站，也是商船停泊和補給的天然良港。



青黃釉六繫陶罐 (宋元)

於2012至2013年香港九龍城聖山遺址出土，由此可推測香港屬於宋元時期海上貿易的中轉站。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藏



金單頂鏈犀角形錐筒飾項鍊 (南宋)

於2014年出土，由金鏈、兩件左右對稱犀角形錐筒飾、五連扣環鏈、三條流蘇及其下兩個石榴一個桃心墜飾組成。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重點展品 (部分)



南海窰醬釉「淳熙十年」印文四繫罐 (南宋)

2018年在「南海I號」沉船中出土，與之同一沉船中最晚年號的銅錢為南宋孝宗時期的「淳熙元寶」。據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曹勁分析，由此線索可推斷「南海I號」於1183年沉沒。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景德鎮窰青白釉印花枝梅紋花口碗 (南宋)



龍泉窰青釉刻畫蓮紋折腰花口碟 (南宋)

分別於2018及2019年出土。此類瓷器為中東國家前來中國定製之碗具，是高檔的外銷瓷器，受南洋和西洋諸國歡迎。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快樂需要天分，快樂是一種需求，在負面情緒充斥的今天，如何獲得快樂？作家米哈帶著新節目《是日快樂》尋找答案。日前他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講述自己對快樂的看法，分享自己如何在閱讀中獲得快樂。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早上六點鐘起床，一杯咖啡，開始寫作，寫到七點半，準備早餐，出門；這邊參加完新書《青春是一朵西蘭花——一名文藝工作者的生活學指南II》的推介會，那邊又要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是日快樂》直播節目，身份總在轉換，不變的是米哈以閱讀觀照心情的習慣。「很幸運生活在一個不怕憂愁憂鬱的城市。在搵食之外，我希望可以搵到生命的價值。」米哈說，「其實做這個節目的初衷就是源於希望能和大家分享快樂的心情，一起面對讀者與觀眾的不安。」

「照顧大眾的心情很重要」

將作家視為自己最核心身份的米哈，享受讀者的反饋，「創作是跨地域跨年齡跨身份的想像。你想不到你的讀者會去到多遠。我會收到廣州、深圳的反饋。」近幾年中，米哈發現自己寫的書很多都是關於閱讀與快樂，「我經常會思考如何通過自己做的事情來幫助我關心的人。我覺得照顧大眾的心情很重要。」於是，這檔《是日快樂》節目的初衷便由此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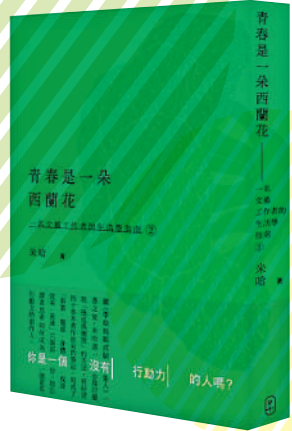
米哈強調，自己做這個節目不是想「教人快樂」，「我從小到大都不是一個容易快樂的人。」

《是日快樂》以閱讀觀照心情



▲作家米哈主持節目《是日快樂》。

大概正是因為這種「不容易」，米哈才更加懂得快樂的重要性，「快樂的需求，每個人從小到大都有。當你發現快樂需要天分，需要專注生活與知識的時候，我希望能夠與聽眾一起通過對生活與學習的專注，獲得啟發。」米哈希望能夠通過節目的分享，鼓勵聽眾，「不是用我的方式去快樂，而是大家一起去經歷一些壞心情。是日快樂的意思是，就算今日不快樂，都可以有下一日。」



《青春是一朵西蘭花——一名文藝工作者的生活學指南II》

為了準備節目，米哈閱讀了大量關於快樂的書籍，每天通過節目接聽不同讀者的聲音、接收不同的故事，自己樂在其中。「陪伴好重要，聽眾陪我做節目，在這個過程之中大家接受各種想法、培養聆聽的習慣。我想做節目是大家互相認識的過程。」

建立自己的閱讀結構

談及如何培養青少年的閱讀習慣，米哈笑言，如今已身為作家、日日與文字為伍的他，並非大家想像中的從小便樂於讀書。「我其實很遲才開始喜歡閱讀，可能以前有專注力的問題，直到大學才慢慢知道方法、建立自己的閱讀結構。」「我現在讀書很規律。因為閱讀是我的事業，因此閱讀也很廣泛。當閱讀作為一種工作方式的時候，我常常用主題式閱讀；用閱讀作品觀照心情的時候，我就會看小說，比如偵探小說。」

米哈建議青少年在閱讀過程中，不要把閱讀當成天大的事，「不是一定要全部讀明白的。我有大量的未完成的書。有人怕讀書是因為將讀書看得太重。一定要找適合自己的書，同時要明白百分之百讀明白一本書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

「閱讀讓人離開日常」

在米哈看來，閱讀是可以讓人離開日常的一種途徑，書中的世界是遠離現實喧囂的一方淨土。米哈講到，對他而言，閱讀不一定會帶來快樂，但是閱讀這個動作本身可以給他帶來平靜的狀態，「我認為，平靜是快樂的前提保障。」

「現在大家都太忙了。」米哈說，「以學生為例，大家平時有太多的活動，而沒有休息的時間。我認為閱讀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由活動轉向休息的動作轉換。」在米哈看來，手機是造成我們忙碌的原因之一，「手機上有太多我們各自的社會活動。我曾建議聽眾讀者可以試試放下手機，試試一天不用手機影像。後來收到反饋說真的做不到。」

關於電子書，米哈直言自己過去一度接受不了用電子設備閱讀，「我想每個人有自己的閱讀習慣。之前有很多的調查論文都提到電子書會讓我們讀完一本書的成功率變低、人們在閱讀紙本書時的記憶力也高於電子書。」不過如今的他似乎有些鬆動，「因為買的書太多了，（存放空間有限），才慢慢開始接觸電子閱讀。」



▲《是日快樂》於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